

文人情侶

丛书

诸葛忆兵 主编

元稹与崔莺莺

许总 著



中华书局

文人情侶

丛书

诸葛忆兵 主编

元稹与崔莺莺

许总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稹与崔莺莺/许总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4

(文人情侣丛书)

ISBN 7-101-03754-2

I. 元… II. 许…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3737 号

书 名 元稹与崔莺莺

编 著 者 许 总 著

丛 书 名 文人情侣丛书

丛书主编 诸葛忆兵

责任编辑 张文强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ww.zhbc.com.cn>

电子信箱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¼ 字数 128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3754-2/I·470

定 价 14.00 元



明刻本《西厢记》插图

总 序

诸葛忆兵

男女情爱,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一个永恒主题。回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程,先秦时期的《诗经》,开篇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雎》)的起兴与表白,同时,《诗经》中已经有了“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木瓜》)的真诚开朗的吟唱,也有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的低沉哀婉的咏叹。汉代民间青年男女,随着社会礼教对其情爱约束的加强,则表现为更加炽热火暴的形式,汉诗《上邪》说:“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样一种对爱情大胆热烈的追求方式,在历代民歌中都有很好的表现。唐人《菩萨蛮》说:“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明人《挂枝儿》说:“要分离除非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清人《马头调》说:“人人劝我丢开罢,我只得顺口答应着他。聪明人岂肯听他们糊涂话,劝恼我反倒惹我一场骂。情人爱我,我爱冤家,冷石头暖得热了放不下。常

言道,人生恩爱本无价。”文人的表达则要含蓄隐晦了许多,他们更多地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表现为追求而难以获得之悲苦以及对旧情的缱绻留恋。李商隐《无题》诗说:“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柳永《雨霖铃》说:“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玉楼春》说:“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时穷,只有相思无尽处。”这些作品都脍炙人口,广为传播。男女情爱,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异常丰富复杂、精深美妙的表现。

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中,男女双方各自对待爱情的态度也会有很大的区别。文学作品是作家心灵的表现。这种表现,有时候是赤裸裸的,有时候是经过伪装的。但是,无论是怎样的一种表现,都不同程度地展示了该作者的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折射出那个时代、那个地域、那个社会形态的男女婚恋观念,积淀着特定的伦理道德、社会风尚、人情世故、规章制度等等诸多因素。品味一个个时代的一位位著名文人的婚恋过程,就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一次次深入细致的体验。中国古代的男女婚恋观念,简单地说是受封建礼教的严格束缚的,是要求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然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变革史上,儒家地位的逐渐确立、诸多外来民族的人主中原、理学观念的最终形成,都给不同时代的婚恋观念带来不同的冲击。

这套《文人情侣丛书》,就是企图通过选择唐、宋、元、明、清时代的著名文人与女子或男子的情感交往为主要线索,以人物的生平研究和文学创作研究为主要材料,通过传记体的方式,通俗易懂地写出一段情感经历,写活一对人物,再现一种社会风貌。所选择的人物,在那个时代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元稹作《会真记》(又

名《莺莺传》)就有一定的生活原型,能够典型地表现出唐代文人的婚恋观念,故事演化成后来的《西厢记》,生动地表明了古人情爱观的演变。李清照与赵明诚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难得的一对恩爱夫妻,他们的爱情又被置于宋代理学逐渐兴盛、妇女情爱观骤然改变以及南北宋社会大动荡的背景之下。赵孟頫既是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又是亡国的王孙贵族,在元代异族统治的社会背景之下,婚恋观念有着某种变异,可以窥见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进程。冯梦龙生活在类似近代资本因素萌芽、市民意识觉醒、追求声色享乐的明代社会,一生注意妇女题材,他的作品是明人妇女观、情爱观的集中体现。侯慧卿嫁人后,冯梦龙不但屡屡写诗怀念,而且从此足不踏青楼。冒辟疆与董小宛生活在明清鼎革之际,他们的情爱连接着一个时代的巨变,冒辟疆为董小宛独创的“忆语体”情诗,被后人津津乐道。

但是,古代这样一对对产生过恋情、爱情的男女,他们流传下来的资料各自不同。往往是因为其中一人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功,而使他们的情爱史也变得脍炙人口,广为人们所传播。情爱关系中的另外一位,则随之而家喻户晓。具体到这一套丛书之中,元稹、李清照、赵孟頫、冯梦龙、冒辟疆都有大量的作品传世,个人生平资料也比较丰富,另外的一半,资料就相对匮乏。所以,丛书在写作过程中,必然对其中某一有人有所偏重。

凡此种种,都足以展现中国古代婚恋观念的曲折演变过程,展现其五彩缤纷的表现形式。丛书追求通俗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的风格。同时,这套丛书也是对特定作家文学创作的一次新的深入理解。丛书作者企愿广大读者在兴趣盎然中领略历史,获得审美愉悦,从而对建立健康的婚恋观念有所裨益。

引 言

元稹与崔莺莺

——中华爱情史上的一个独特范型

唐代文学家元稹的《莺莺传》是一篇自传体传奇小说，传中记叙了他年轻时自己经历的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元稹在普救寺中偶遇崔莺莺，立即被莺莺的绝色美貌所倾倒，于是不顾一切地追求她。作为一个妙龄少女，莺莺自然向往纯真的爱情，但作为大家闺秀，她又顾忌礼法。因此，当元稹热烈追求她时，她曾“端服严容”，数落元稹“非礼之动”，但数日后的一个月夜，她又主动私奔到元稹住处，“曩时端庄，不复同矣”。从此，昼出夜入，与元稹在普救寺西厢房中私合数月。然而，为了科场功名，元稹不得不离开莺莺，并且，为了自己的官场前程，元稹最终抛弃了莺莺而另结豪门。这一段爱情故事虽然以悲剧的形式落幕，但元稹对莺莺的爱却是永恒的真切的。对此，他不仅终生难以忘怀，且为此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当时就感动了许多士人，成为唐代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珠玑。同时，由于元稹与崔莺莺的故事在那一特定时代的士人中具有典型意义，成为中华文人爱情史上的一个范型，所以这一故事在后代更得到不断的传播和发展，在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系列。从唐代文人李绅的《莺莺歌》到宋代人赵令畤

的《商调蝶恋花》、金代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元代人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以张生和崔莺莺文学形象出现的元、崔爱情故事终至家喻户晓，并且逐渐由悲剧结局演化为喜剧结局，这既表现了人们对纯真爱情的珍惜，也可以见出人们对这一故事本身的喜爱。

当我们回到元稹与崔莺莺爱情故事的本相，并且深入到元稹生活的那一特定时代时，却可以通过这一动人的爱情故事，引发更多的时代的文化的启迪与思考，对那一特定时代的文人的处境和生活有更深一层的理悟和同情。

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在儒家思想和礼乐文化的支配下，形成了一整套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规范。然而，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随着统治集团构成之不同以及社会民俗风习之差异，社会思想及道德规范亦随之转移变迁。就社会主流思潮的大体状况而言，先秦两汉是确立期，魏晋南北朝是消解期，唐宋则是重建期。作为消解到重建的关捩，唐代中期尤其值得重视。由于唐宋儒学与秦汉儒学已显然有别，所以在唐代中期，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出现了重要的转型。加上唐代王室带有异族血统，唐代文化本身就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融的结果，唐代社会亦呈现空前开放之势。因而，当此之际，多种文化风习并存，新旧道德标准杂用，士人格乃至社会评价体系自然皆由此而形成多面性、多重性特点。

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庞大，思想构成自亦甚为复杂，但就主流而言，则无疑是儒家入世思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其最高理想。然在这四者之中，实仅两端而已，乃一家一国。对应着家和国，追求入世的士大夫文人对自己一生成败得失最为看重者也就是仕宦和婚姻。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先是由九品中正制确立的士族长期把持政权，后来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废除，旧士族遭

到沉重打击,新士族又随之产生。同时,长期被压抑在社会下层的庶族文人迅速崛起,到唐代中期已上升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士庶文化一直处于交织、变动和转型之中。由于文化权力结构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因而士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自亦受到重要影响。南北朝人论为官有清浊之分,论婚姻有门第之别,而其身份、名望、社会地位即因之而升降沉浮。唐代,由于士庶文化的转型,新旧道德标准并用,因而上人在仕宦和婚姻的态度上更显复杂。为官者既可以一无依傍,凭真才实学而平步青云,同时为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又往往不惜代价而改变出身;婚娶者既常有不问门第,甚至突破传统礼教之举动,同时又顾忌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不惜另结高门。唐代文人品格的两面性在仕、婚两方面都表现得极为突出。

活动于唐代中期的元稹,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元稹是北魏鲜卑族拓跋氏之后,他的家族血统中积淀着深厚的朔漠文化渊源。与南方礼乐文化截然不同,西域漠北文化最主要地表现为那种不守礼法的粗犷特性,尚武精神和女权高扬,造成社会性的开放的两性观念,对士人心理和行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北魏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统治中原“合法化”,推行“汉化”措施,于是代北人大规模南迁洛阳,长期居住中原,对中原礼乐文化形成强烈的认同心理。这样的“强行”文化融合,正是造成其民族文化心理多重性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元稹家世早衰,至其父祖一系,已成典型的庶族寒士。唐代经过太宗和武后两度重修《氏族志》和《姓氏录》,打击了旧有门阀势力,为普通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至唐代中期,庶族文人终于全面崛起,形成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同时,唐代新起的山东士族集团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庶族文人进入仕途,欲取得社会上层的认可,仍须严守礼法规范。这样的士庶文化的复杂交织状态,也正是唐代中期文人形成两面性

品格的重要原因。

元稹虽然家境早衰，童年时即备尝贫困艰厄，然其聪颖早慧，天资过人，且又生逢那一特定的文化转型时代，强烈地感受着政治图变的时代氛围，因而蕴就了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取向，希冀通过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进入仕途，跻身社会上层，改变困厄的家境，参与政治的改革，伸展自己的宏图大志。正因这一追求的迫切性，元稹十五岁时就选择了科举中相对容易的明经科，并一举及第。但由于当时社会上层对科举出身的态度是重进士而轻明经，元稹因而再应吏部试，以图改变为人轻忽的明经出身。在得中“书判拔萃科”以后，由于所授校书郎乃一闲职，并不能满足他参与政治的欲望，因而经过精心的准备和刻苦的努力，三年后元稹又应当时科举中的最高等级“制举”考试，一举得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被“优与处分”，授官左拾遗。通过这样的不断改变出身，元稹终于一步步地接近了封建政权的最高层。

元稹进入仕途后，亟欲建功立业，立即上疏论政，但由于触怒权贵，旋遭外贬。后来在裴垕等人的提拔下，元稹又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他在查案执法过程中，刚正不阿，雷厉风行，一连查处数十件地方官员贪赃枉法案，牵涉到地方和朝中的许多人和事，严重损害了宦官及旧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遭到他们的联手打击，再次遭贬。经过仕途的屡次挫折，元稹逐渐认清了宦途的风险和黑暗，于是审时度势，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先是结识旧官僚集团中的人物严绶以及握有实权的宦官崔潭峻，后来又内通宦官魏宏简，终于由此取得了皇帝的信任，从而仕途通达，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位极人臣的宰相之位。至此，元稹在政治生涯中，由最初对旧官僚集团和宦官势力的打击演变为与其沆瀣一气，他本人亦由一个刚正的志士蜕变为一个庸俗的官吏。

在人生情感方面,元稹几乎走过了与其仕途相似的经历,其一生畸变的情爱体验,充分表现出他人品格的两面性。作为庶族文士,元稹才华横溢,当时就被称为“元才子”。他处身于两性观念极为开放的唐代中期,本人又生性“好色”,实为典型的风流才子。在相对宽松的礼法约束下,元稹少年时代即常常游宴狎妓,行为放荡不羁,表现为有意识地纵欲任情的特点。因而,当其风华正茂之际,于蒲州普救寺中偶然遇见崔莺莺,便立即被其绝色姿容所惊服,其后又得知崔莺莺文才出众,且擅长弹琴,更是为其才貌双绝而倾倒。他于是不顾一切地狂热地追求莺莺,先是诗书传情,继之攀枝逾墙,终于如胶似漆,与莺莺在普救寺西厢中私合累月。应该说,元稹对莺莺的爱是真诚而纯粹的,是一种最值珍视的初恋之情,他那种敢于冲破礼法、不顾一切的狂热追求,正表现了生逢空前开放时代的生性放荡的庶族文士对自己真情的大胆宣泄。

然而,随着自己交游圈的日益扩大,对官场内情认识的日益深透,元稹对待情感的态度亦发生了微妙变化。他一面真情爱恋莺莺,同时又认识到仕婚之间的密切关系,由真情而致私合,虽可被当时社会所容忍,但若要仕途通达,跻身上层,则必符合礼法,况且婚姻实为庶族文士攀结豪门可资利用的绝佳机遇。于是,在朋友的撮合下,元稹决定娶当时权势显赫的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而抛弃了初恋情人崔莺莺。当然,元稹最终抛弃莺莺,是一个无奈的两难的抉择,情感是痛苦的,思想是矛盾的,是人的生物性、情感性屈服于社会性、功利性的结果。但是,就其实际行为而言,元稹对莺莺毕竟造成了始乱终弃的事实,暴露了他在世俗功利面前意志的脆弱性和人格的两面性。那种炽烈如荼的爱、如胶似漆的恋,山盟海誓,缱绻绸缪,竟然都是那样的不堪一击。可以认为,在特定时代的社会性力量和特定人群的品格性力量的双重作用下,元稹与

莺莺的爱情故事只能得到悲剧性的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元稹与莺莺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只存在了极为短暂的数月时间,但在精神领域中却得到了极为绵长的延续。元稹在一生与之有性爱关系的四位女性中,唯独对莺莺的爱恋是永恒的。在其原配妻子韦丛病逝后,元稹固亦极为悲伤,写作了大量悼亡诗篇,但当其纳妾后,填补了生理和心理的空缺,悼亡诗写作便戛然而止;在爱妾安仙嫔病逝后,元稹同样十分悲伤,而当他再次续娶裴淑后,这种悲伤也就很快消释了。可以认为,他对妻妾的哀痛,完全出于长期的家庭生活中培育起来的人伦之情。而只有对莺莺,才是那种真正的爱,那种刻骨铭心的永世难以忘怀的初恋之情。

元稹与莺莺初恋时,有这样几个典型情境:一是“拂墙花影动”,攀树逾墙,花枝拂面;二是“微月透帘栊”,斜月晶莹,幽辉半床;三是“寺钟鸣,天将晓”,时近拂晓,寺钟初鸣。元稹当年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热烈地追求莺莺并得以与之“私合”,因而这些特定情境便在他心中积淀成为与莺莺之间纯情初恋的象征。在元稹的后半生中,无论其人生遭际如何,只要遇见这些特定情境,埋藏在心底的对莺莺的爱恋便会被激活起来。

就在元稹“忍情”抛弃莺莺后不久,他将其事告诉了二三好友,朋友们都大为感动,杨巨源当即作《萧娘诗》,李绅则演绎其事为《莺莺歌》。元稹正是因李绅的《莺莺歌》而作《莺莺传》,对这一段奇缘的详细记叙,显然同时意在铭记自己的内在真情。当韦丛去世,元稹在沉痛悼亡的同时,亦并未停止怀念莺莺,而当纳妾续娶,悼亡之情消歇后,对莺莺的怀念则愈益强烈。就在元稹临终前不到一年所作的诗中,仍可看出他心中始终系念之所在。他在鄂州时因独卧难眠,见“月入斜窗”,仿佛“晓寺钟”在鸣响,那种与

莺莺初恋时的特定情境突然浮现出来,再次搅动着他深藏心曲的隐情。永恒的爱恋,深沉的思念,化作无穷的寂寞和失落,构成了元稹毕其一生的情感主线。

显然,元稹与莺莺的爱情,表现为特定时代和特定人群的屈服于社会性的情感压抑。因此,他虽然事实上抛弃了莺莺,但在内心深处,其实一刻也未能忘记莺莺以及这一段纯真的初恋,体现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恋类型。并且,通过《莺莺传》系列文学作品,“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元稹与莺莺的爱情事实已超越出元稹一己之人生乃至有唐之一代,升华为整个民族精神生活中的瑰宝,从而在中华爱情史上树立了一种独特的范型。

目 录

引 言

元稹与崔莺莺

——中华爱情史上的一个独特范型·····	1
----------------------	---

第一章 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融

——开放的唐代社会·····	1
----------------	---

第一节 朔漠雄风

——北朝文化渊源·····	1
---------------	---

第二节 源流夷狄

——唐王室的异族血统·····	6
-----------------	---

第三节 乐舞文化

——尚武时风与女权高扬·····	10
------------------	----

第四节 个性张扬

——开放的两性观念·····	17
----------------	----

第二章 敏捷的才思与佚荡的情怀

——元稹的思想与爱情观·····	24
------------------	----

第一节 衰微的家世与贫困的童年·····	24
----------------------	----

第二节 无拘的生性与初露的才华·····	28
----------------------	----

第三节 骋才与尚礼的矛盾·····	33
-------------------	----

第四节 畸变的情爱体验·····	38
------------------	----

第三章 刚正的志士与庸俗的官吏

- 元稹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经历····· 45
- 第一节 政治图变氛围中的士人品格····· 45
- 第二节 政治理想与改革实践····· 50
- 第三节 仕途挫折与品格转向····· 57
- 第四节 位极人臣的庸俗官吏····· 63

第四章 邂逅普救寺

- 元稹与莺莺的相遇····· 70
- 第一节 青衫憔悴宦名卑
- 初仕河中府····· 70
- 第二节 风流才子多春思
- 兵乱促奇缘····· 74

第五章 才貌双绝的佳人

- 莺莺掠影····· 81
- 第一节 家世探秘····· 81
- 第二节 才貌双绝····· 87

第六章 由诗书传情到如胶似漆

- 元稹与莺莺的“蜜月”····· 94
- 第一节 结托萧娘只在诗
- 红娘传书定情····· 94
- 第二节 除却巫山不是云
- 西厢秘居累月····· 101

第七章 黄叶西风不胜情

- 元稹与莺莺的离别····· 110
- 第一节 分离
- 春莺无伴嗟空长····· 110

第二节 决绝	
——肠断萧娘一纸书·····	117
第八章 功名与爱情的冲突	
——元稹的两难抉择·····	125
第一节 一梦何足云	
——忍情弃莺莺·····	125
第二节 良时事婚娶	
——结势娶韦丛·····	135
第九章 不可忽缺的妾媵之侍	
——元稹的曲折婚姻·····	142
第一节 丧妻纳妾·····	142
第二节 妾逝再娶·····	147
第十章 旷古的悼亡与无尽的情思	
——元稹对莺莺与韦丛的怀念·····	158
第一节 影绝魂销动隔年	
——刻骨的人伦之怀·····	158
第二节 二十年前晓寺情	
——永恒的初恋之情·····	165
主要参考书目·····	176